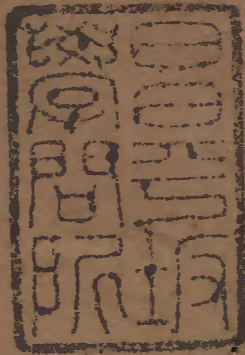


漢書

傳十三之廿五



			九〇	漢
			四三	書
			三八	門
六六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		五〇	漢
函		三	書
九六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漢	5038
冊數	6 (3)
函號	320 13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三

宗史

劉坦

樂藹



梁書執文庫

宗史字明馭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諮議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是圖畫史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史既以筆

萬曆三年刊 梁書卷十三 一 行魁 三百六十二

扎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德史頗自諫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惟史及傅昭以清正免明帝即位以史爲郢州治中
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西土位望惟史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胄遣史出白楊口面稟經略并護送軍資高祖甚禮之天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憂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衛軍長

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史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史右仕歷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比中郎錄事參軍事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嘗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坦少爲從兄乳所知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孱陵令遷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

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
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
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
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
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時東
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
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邵陵人
逐其內史褚洸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並應僧粲
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讎因合黨亦同焉僧粲
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為謀士師于

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
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
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
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
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
及發明日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
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
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
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
州群賊始散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男邑三百戶遷平

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二年遷西中郎卒時年六十二
子泉嗣

樂鵠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
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宋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鵠時尚
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鵠等
使讀畢言所記鵠略讀具舉慤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
為荊州刺史辟為主簿景素為南徐州復為征北刑獄
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
時齊豫章王疑為武陵太守雅善鵠為政及疑為荊州
刺史以鵠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疑嘗問

鵠風土舊俗城隍基跡山川險易鵠隨問立對若按圖
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鵠解門如市疑遣覘之方
見鵠閣閣讀書疑還都以鵠為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
遷枝江令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敗焚燒府舍官曹文
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鵠問以西事鵠上對詳敏帝悅
焉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鵠還州繕脩廨
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為自晉王愷
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疑薨鵠解官赴
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錄事參

軍步兵校尉求助戍西歸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藹為諮
議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梁
臺建遷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
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藹焉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左
丞如故和帝東下遷兼衛尉卿天監初遷驍騎將軍領
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藹發江陵無
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藹
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
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
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

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為持節督廣交越三州
諸軍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
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暉等因掠元瑜財產
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
之誅元瑜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
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
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
沈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為相國召為府參軍鎮軍蕭
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藹出鎮嶺表
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通事

舍人出為本州別駕入為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
尚書右丞晉安王為荊州重除別駕從事史復徵為尚
書右丞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
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
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
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卿出為信武長史江
夏太守因被代表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
皇太子以法才舊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
時年六十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大州之眾以會義當其
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
力焉方面之功坦為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
秩宜乎

列傳第十三

梁書十九

癸丑四月小六日一見

林孝生

列傳第十四

梁書二十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
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
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素善之
固請乃免建元中季連為尚書左丞永明初出為江夏
內史累遷平南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並行府
州事入為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出
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

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
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植
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王會為遙欣諮議參軍美
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
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
帝納焉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
為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為
益州貪鄙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
存問故老撫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之流涕辟遂寧
人龔愷為府主簿愷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東

昏即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為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
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
而褊狹至是遂嚴懷酷狠士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
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
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
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
令遂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其太守
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
參軍崔茂祖率眾二千討之齋三日糧值歲大寒群賊
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

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眾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眾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有眾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

我王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眾季連進討之遣長史趙越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奉伯出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時會稽人石文安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與季連相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為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

為季連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留三子為質季連許之頃之季連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

略兼召李膺膺士略並不受使使歸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略三子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饑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平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

伯并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視惟龔
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
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掾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
詣闕謝高祖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
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
豈無卧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赦為庶人四年正月
因出建陽門為蜀人蘭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
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
冠帶刺刀倏伺隣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
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檐何苦田
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
主皆反走伯之徐檐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
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
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白隨齊安
陸王子敬為南兖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
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
戰功以勲累遷為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車
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
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

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
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
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眾軍
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
眾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出
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
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
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
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
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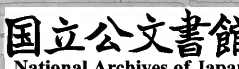
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
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
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與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
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記
室參軍河南褚綢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
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綢獨不達高祖即位綢
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綢堅距之綢益怒私語所知曰
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
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

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
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減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
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
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
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
之並不受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效
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
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代一時
也機不可失繡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
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

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敕率江北義勇
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
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繡詐為蕭贛書以示
僚佐於廳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
第歎血繡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眾望程无冲不與
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入身不惡便可召為
長史以代无冲伯之從之仍以繡為尋陽太守加討逆
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卒五百人守太
雷太雷戍王沈慧休鎮南參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隣
李景受龍符節度隣為徐州黃為對州豫章太守鄭伯

倫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
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日常作伎日晡
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
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
山初元冲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
孝季不得得其母邱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
弟虎牙等走眈眈人徐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
不能禁及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緇
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
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

北向以撲飢疲之眾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人守
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
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問道亡命出江
北與子虎牙及褚綽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
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眾軍北討宏命記室丘
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
軍才為世出棄鸚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
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于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王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百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使持節都督西豫州

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
任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
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緡在魏魏人欲擢用之
魏元會緡戲為詩曰帽上箸籠冠袴上箸朱衣不知是
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
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
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羣盜又誣而奪之安能
長久矣

全五十四日小冬夜亥刻一元

列傳第十四

梁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梁書二十一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子訓

王泰

王份
孫錫

張充

柳惲

蔡搏

江禧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學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王簿太子洗馬頃之出為鄱陽內史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為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

海王為護軍將軍瞻為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瞻潔已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瞻為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為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

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謚康侯子長
玄著作佐郎早卒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
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
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
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
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為司徒引志為主簿淵謂僧虔曰
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
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為中書侍郎尋除宣
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

到宮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
爭倪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為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
遷吏部侍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
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
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王者勿憂明日果自詣獄辭以
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為侍中
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
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帥至城
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
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偽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

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為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為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為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為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轆。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譚操。素並知名。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位

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璣之金紫光祿大夫
父秀之吳興太守峻少美風姿善舉止起家著作佐郎
不拜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
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賞遇遷司徒
主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出為寧
遠將軍桂陽內史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閑
門靜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大監初遷除中書侍郎高
祖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俄遷吏部當官
不稱職轉征虜安成王長史又為太子中庶子游擊將
軍出為宣城太守為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

侍中遷度支尚書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
事畢出為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尋為智武將
軍鎮西長史蜀郡太守遷為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遷
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趣競心嘗與謝
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
郡平心不畏彊禦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峻為侍中
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久之以疾表解
職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謚
惠子子珠玩珠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惠
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

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

王暕字思暕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貞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暹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䟽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

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實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為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

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為侍中出為
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為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
書加給事中出為晉陵太守徵為吏部尚書俄領國子
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
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眾頗謂為刻薄遷尚書右
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為雲麾將
軍吳郡太守還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置
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
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士萬布百匹謚曰
靖有四子訓承稱訂並通顯

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年十三
暕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兄文德殿應對爽徹上
日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
策高第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祕書丞轉宣城王文學
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
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
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
為後進領袖在春官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
六贈本官謚溫子

王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

名在志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為著作郎不拜改除祕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閣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為驃騎功曹火天監元年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牧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真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過江吏部郎

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為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累遷為廷尉司徒左長史出為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為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為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為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為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初泰無子養兄

子祁晚有子廓

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續明末開府儀同三司元公
父粹黃門侍郎份十四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爲寧遠
將軍始安內史末察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
由是顯名遷太子中舍人太尉屬出爲晉安內史累遷
中書侍郎轉大司農份兄爽於雍州被誅爽子肅奔于
魏份自拘請罪齊世祖知其誠款喻而遣之屬肅屢引
魏人來侵疆場世祖嘗因侍坐從容謂份曰比有比信
不份歛容對曰肅旣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
亮焉尋除寧朔將軍零陵內史徵爲黃門侍郎以父終

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祕書監天監初遷散騎常侍領步
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
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稱善
出爲宣城太守轉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北中郎豫章
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南徐府州事遷太常卿太子右率
散騎常侍侍東宮除金紫光祿大夫復爲智武將軍南
康王長史秩中二千石復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南
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尚書左僕射尋加侍中
時脩建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右光祿
大夫加親信爲四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祿復以本官

監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九詔贈本官賻錢四十萬布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胡子長子琳字孝璋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司徒東閤祭酒南平王文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衛軍謝朓長史負外散騎常侍出為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徵司徒左長史錫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常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為朝士說之精力不勑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為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十二為國子生

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為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時昭明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祕書郎張績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敕許受詔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攝事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績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

具啓敕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
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諷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
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揖佗日謂异曰一日見二
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轉中書郎遷給事黃
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
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
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
拒絕賓客掩扉單思室宇蕭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
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貞
子子泛湜

僉字八會錫第五弟也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
補國子生祭酒表昂稱爲通理策高第除長史兼祕書
郎中歷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與吳郡陸襄對掌東
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山首方善謝稀衆徒依險屢爲
民患僉潛設方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示州郡除威
武將軍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寧遠將
軍南康內史屬循墟作亂復轉僉爲安成內史以鎮撫
之還除黃門侍郎尋爲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僉
憚岨嶮固以疾辭因以黜免久之除戎昭將軍尚書左
丞復補黃門侍郎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

年十二月卒時年四十五贈侍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承聖三年世祖追詔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子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繮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

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愠因與儉書曰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道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

不違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
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
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
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徜徉隴畔者寔由氣岸
疏疑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
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感壓於當年叔陽復舉鞬輶
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
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澗池
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

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何
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
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
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
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卷
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
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
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
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
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

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
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充昆西之百
姓僭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
時人聘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
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
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
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
妄塵執事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為司徒詔
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為司徒竟陵

王賓客入為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黃門侍郎明帝作相
以充為鎮軍長史出為義興太守為政清靜民吏便之
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義師近次
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
中省不出閣城內既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
高祖霸府開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
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
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為平充俄為散
騎常侍雲騎將軍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徵拜散
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

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轉左衛將軍祭酒如故入爲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
軍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徵
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未及還朝十三年卒于吳
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謚穆子子最嗣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
郡謝瀹隣居瀹深所友愛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
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
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
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

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
稱竒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父憂去官服闋試
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
還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以爲冠
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時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
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
高祖從之會蕭穎胄薨于江陵使惲西上迎和帝仍除
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遷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
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行貞素
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臯木葉下

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
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
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深為高
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憚善奕碁帝每敕侍坐仍令定
碁譜第其優劣二年出為吳興太守六年徵為散騎常
侍遷左民尚書八年除持節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
事仁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徵為祕書監領左
軍將軍復為吳興太守六年為政清靜民吏讓之於郡
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天監
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贈侍中中護軍將軍悼既善琴
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少子徽字
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
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長城公主
拜駙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洗馬廬陵鄱陽內史大
寶元年卒

蔡搏字景節濟陽考城人父興宗宋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有重名前代搏少方雅退默與兄實俱知名
選補國子生舉高第為司徒法曹行參軍齊左衛將軍
王儉高選府僚以搏為主簿累遷建安王文學司徒主
簿左西屬明帝為鎮軍將軍引為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

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
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
建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
侍中吳興太守天監元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
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勞縣踰山寇吳興所
過皆殘破衆有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恆
擾奔散並請搏避之搏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承伯盡
銳攻搏搏命衆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
黨悉平加信武將軍徵度支尚書遷中書令復為信武
將軍晉陵太守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遷吏部

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領祕書監轉中書令
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為宣毅將軍吳郡太守四年卒
時年五十七追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惠將軍謚康
子子彦熙歷官中書郎宣城内史

江舊字彦操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
父敷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舊幼聰警讀書過目
便能諷誦選為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
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
側明帝敕遣齊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闋除太子洗馬累
遷司徒左南屬太子中舍人祕書丞出為建安內史視

事暮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為郡舊帥
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舊坐禁錮俄被原起為後
軍臨川王外兵參軍累遷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
令黃門侍郎領南兗州大中正遷太子中庶子中正如
故轉中權始興王長史出為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
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為寧朔將軍南康王長
史行府州國事頃之遷太尉臨川王長史轉尚書吏部
郎右將軍舊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
者並宿士敬之惟舊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舊
門客翟景為第七兒繇求舊女婚舊不答景再言之乃

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
為子求舊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為吏部郎坐
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守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
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
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為之
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舊資
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舊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本官謚肅
子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
文集十五卷子經經在孝行傳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
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暉冕交映台榭
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
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
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搏以方雅
著江橋以風格顯俱為梁室名士焉

癸丑五月初一見

林学七

梁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六

梁書二十二

太祖五王

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軍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
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懿及融齊永明中
為東昏所害敷暢建武中卒高祖踐阼並追封郡王陳
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
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
容止可觀齊永明十年為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遷
太子舍人時長沙王懿鎮梁州為魏所圍明年給宏精

萬曆三年刊

卷之二十一

一

黃幹四百三

兵千人赴援未至魏軍退遷驃騎晉安王主簿尋爲北
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暢有美名爲始安王蕭遙
光所禮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
在雍州常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
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
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平郎將中護軍領石頭
戍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尋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
給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四年高祖詔
北伐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
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
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前軍尅梁城
斬魏將鼂清會征役又有詔班師六年夏遷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
年夏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
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
三司之儀侍中如故未拜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
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十二年遷司空使持節
侍中都督刺史將軍並如故十五年春所生母陳太妃
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宮參

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如故固辭弗許十七年夏以公事左遷侍中中軍將軍行司徒其年冬遷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創南北郊以本官領起部尚書事竟罷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如故四月薨時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輿駕七出臨

視及葬詔曰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沖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於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啟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變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末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劔爲六十人給溫明祕器斂以袞服謚曰靖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宏有七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吳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謚

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以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邑千戶卒子貴嗣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別有傳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闢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一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一子如親生焉秀既長

親友及家人咸敬焉齊世弱冠爲著作佐郎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永元中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爲尚書令居端右弟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筭東昏日夕逸遊出入無度衆頗勸懿因其出閣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帝左右旣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惟桂陽王融及禍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

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為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戶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飢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軍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年加領軍中書令給鼓吹一部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

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微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手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將軍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

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
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
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
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彊三緘之歎是
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
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
我而為援援之宜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先是巴陵馬營蠻為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產以郢
州軍伐之不尅江產死之蠻遂盛秀遣防閤文熾率衆
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運竄失其嶮暮歲而江路清於

是州境盜賊遂絕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
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
百餘人百姓甚悅十一年徵為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
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
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涂為劇
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
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
於是務存約已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先是夏
口常為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
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

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
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
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
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
楚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
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
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
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

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
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
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厨人進食
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誚也精意術學
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死書未及畢而
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
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
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常以所得俸中分與
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
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

王僧孺吳郡陸渢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
古未之有也世子機嗣機字智通天監二年除安成國
世子六年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還爲給事中普通元
年襲封安成郡王其年爲太子洗馬遷中書侍郎二年
遷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
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
美姿容善吐納家旣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
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
有司請諭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諭曰煬所著詩賦
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

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太宗所賞普通六年以王子
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
事中太子洗馬祕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
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
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
許鬱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齊
世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府遷驃騎轉外兵高祖
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
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義師起南康王

承制拔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開府事義師發後州內
儲備及人皆虍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
並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
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高祖旣尅郢
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及巴西太
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連破荊州鎮軍蕭穎
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瓚所敗穎胄憂憤暴疾卒
西朝克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
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旣至瓚等皆降和帝詔以
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侍
中進號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進督荆寧二
州餘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四年
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
如故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并陽尹常侍如故六年
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
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撫
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
如故其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
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號加開府儀

同三司其年復以疾陳解十二年徵爲中撫將軍儀同
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
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二百四十萬厨
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閣白
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俸秩
加焉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
並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
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毀瘠殆不勝喪十七年
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戶如故遷侍中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戶五年

進號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領太子太傅四
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時年五十八詔歛以衮冕
給東園祕器又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
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守宏曠鑒
識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勲高樊沔契闊
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茲衮職奄焉薨逝朕用
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
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劍四十人謚曰元襄偉少好
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
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

偉為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
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世潘邸之盛
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
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太原王
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
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
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
者即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青義別為
新通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籠及周捨殷鈞陸倕
竝名精解而不能屈偉四不恪恭虔祇世子恪嗣恭字

敬範天監八年封廬山縣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戶初
樂山侯正川有罪勅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無
過竝有義方恭起家給事中遷太子洗馬出為督齊安
等十一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為祕書
丞遷中書郎監丹陽尹行徐南徐州事轉廬州刺史母
憂去職尋起為雲麾將軍湘州刺史恭善解吏事所在
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欄擬寫宮殿尤好
賓友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世祖居藩頗事
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
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
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
魏寇詔未赴援仍除持節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
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
惟尚貪恠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阜白法律無所用
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
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聲績
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先高祖以雍爲
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儲倉恭後多取官米贍給私宅

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啟由是爲官削爵數年竟不叙
用侯景亂卒于城中時年五十一詔特復本封世祖追
贈侍中左衛將軍謚曰僖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爲
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
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
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太子舍人東宮領直遷丹陽
尹丞給事黃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
侍中

翻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
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

齊隆昌中明帝作相內外多虞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
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言恢焉明帝以恢爲寧
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爲驃騎法曹行參軍明
帝即位東宮建爲太子舍人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前
軍主簿宣武之難逃在京師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
迎以爲輔國將軍時三吳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崗建康
平還爲冠軍將軍右衛將軍天監元年爲侍中前將軍
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食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使
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
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

故義兵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
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七年進號雲
麾將軍進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
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
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
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
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
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
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
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十七年徵

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
軍七年九月薨于州時年五十一詔曰故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
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予從政嘉猷載緝方入
正論道弘變台阶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
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給班劍二十人
謚曰忠烈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恢有孝性初鎮蜀

所生費大妃猶侍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
夢還侍疾既覺憂迫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大妃已瘞
後又自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
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
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
而散之在荆州常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
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
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
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
白其優乎坐賓咸服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

起家太子洗馬祕書郎遷黃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莅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摠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伐穰城尋遷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姦謀不臣將露範屢啟言之

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出師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從陽遣信告尋陽王尋陽要還九江欲共治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尋陽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時論以此少之旣商旅不通信使距絕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志發背薨時年五十二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謹細行而能傾身

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素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胄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大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大妃卒，憺哀感傍人。齊世弱，冠為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義師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為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和帝立，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瑱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鎮軍

將軍蕭穎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

兵雍州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瑒等，旬日皆請降。是冬高祖平建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為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

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
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三年詔加鼓吹一部六年州
大水江溢堤壞愴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
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愴避焉愴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
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兩州
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愴募人救之一
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
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
於州界吏民歸美愴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
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

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徒可反
赴人急如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
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俄領衛尉
卿愴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
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
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
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
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
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愴遣軍救
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

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刺史同兄安
 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憂哭泣
 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為天
 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追贈侍中
 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
 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為令德武謂止戈
 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
 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
 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諡曰忠武魂而有靈歆

茲顯號嗚呼哀哉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
 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世子亮嗣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
 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
 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
 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列傳第十六

梁書二十二

萬曆三年刊
 戴谷二百二十八

癸丑五月初暮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十七

梁書二十三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
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
太子舍人洗馬建安王友出為晉陵太守曾未朞月訟
理人和稱為善政入為中書侍郎永明季授持節都督
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梁二州刺史

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火坑池等六戍剋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戶遷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旣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奔之授侍中尚書右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二千五百戶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暉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旣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

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仕
齊為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
高祖既至乃赴于軍以為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
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
為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祕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
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為中護軍
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
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徵為護軍九
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
邪太守十年徵為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為護

軍領南琅邪彭城鎮牙琅邪復徵中書令出為輕車將
軍湘州刺史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
高祖每嘉歎之普通三年徵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
年改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諡曰
无有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
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
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三諡曰
章子春嗣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

褐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出爲
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
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郫樊作亂藻
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
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
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
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
子中庶子十年爲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
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讌
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弃本一年出爲使持節
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
冀五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鎮民吏稱
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
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
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士七年起爲宗正
卿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衛將軍領步兵校尉大通元年
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
督征北大將軍鎮于渦陽二年爲中權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

故三年爲中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感氣爽不自療或勸奔

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求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將軍征虜行參軍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求陽郡王諡曰昭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

與區宜湏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二年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
時年二十三諡曰恭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
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元簡三年襲封除
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為給事黃門侍郎出為
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遷為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
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諡曰孝子俊嗣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
仕齊至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
邑贈給事黃門侍郎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
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乃詔象為嗣襲封爵象容
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寧遠將軍丹
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妃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丹
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為
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
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
及象在任為之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

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黃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侍中遷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諡曰敦子慥嗣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梁書二十三

杜子七

列傳第十八

蕭崇 弟昌 昂 昱

梁書二十四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即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為眾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于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母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文宣侯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

高祖即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審嗣崇之以幹
能顯為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求明中錢
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
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
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令政為百城最
求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
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求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求
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還為驃騎
行參軍求死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
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為寧朔將
軍行南兖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僭楚各據塢壁景
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
年遷督南兖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兖州高祖踐阼
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為使持節都督北兖徐青
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為
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大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
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
年荒計口賑卹為饘粥於路以賑之死者給棺具人甚
賴焉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
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

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
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
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
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
率衆七萬寇潯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
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
且魏人來侵毋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
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
中兵參軍孟惠備擊志於潯溝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

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續率軍
士收而瘞焉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
吏人修營城壘中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
自勵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十一年徵
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
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三
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
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
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
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

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
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
故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
祖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
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爇汝手何
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累表陳解高祖未
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爲
之流涕旣還宮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
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禁塢戍保境不
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嗣

留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爲晉安王左常侍天
監初除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內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
年遷持節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
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
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爲散騎侍郎尋以本
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爲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
直散騎常侍又兼宗正卿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

後多過在川郡每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
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為有
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
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子伯言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
為輕車將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再為南兗德惠在人及
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
如先復以輕車將軍出為廣州刺史普通二年為散騎
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
出為吳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為仁威將軍衛尉卿尋為

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二年

陰縣侯邑一千戶出為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

十三諡曰恭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
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為淮南
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
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啟未垂採
照追懷慙懼實戰脅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
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既雜
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

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憑
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
身亦不以凍餒為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既垂致命之
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
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
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銜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
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
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
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郵所以致乖筭測聖監既謂臣愚
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樞忝竊稍積恐招

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
叨榮兩宮報効無地方違省闕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
曰豈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
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竝有名宗室就欲
習吏事不過章為平陰令與為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
郡守非直政績凡稱即是光武猶子豈之才地豈得比
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為招遠將軍鎮
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
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
行解巾臨郡事不為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豈諸兄

遞居連宰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啟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蓋誡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為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嬖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列傳第十八

梁書二十四

萬曆二年刊

梁書傳十八

二載訓一百五十七

癸丑五月二日朝一見

林字士

百故論曰之川縣中入外州而暴戾卒百以百半驚哭

列傳第十九

梁書二十五

周捨

徐勉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顓之八世孫也父顓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顓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適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

遷太常丞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即位博求異能之士
吏部尚書范雲與顛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
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
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
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
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
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
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
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
與人汎論談詠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

尤歎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
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蒲積
以茨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爲明威將軍
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貞外
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
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渴書許遺
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司所奏捨
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
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
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

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勳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
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
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
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
妻妾外無由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過之
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
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脩仁東海剡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
父融南曰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獨霖雨家

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者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
生人尉文憲公主儉時爲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
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
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王
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
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整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
不服其機鑿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
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
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
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天

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
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
數旬乃一還宅母還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
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
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彙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
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
綜百氏皆為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焉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
咸服其無私除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
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

尚幼敕知宮事太子油漚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
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
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穆柳愷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
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
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
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宮職優詔
不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
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
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
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表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

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
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慙
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
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歛
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歛
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
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
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
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
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

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
所以安土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
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
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
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
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
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
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
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

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
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
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
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
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
京曹褒南官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
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
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
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
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登革

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物撥亂惟
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
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
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
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費固亦日書
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甘泉
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
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
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
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

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卅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尚第求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文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與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

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

伏眘代之後又以眘代嚴植之掌凶禮眘尋遷官以五
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
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
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未又使中
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
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
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
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
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
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

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
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
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
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
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
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
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
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
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
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

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則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交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且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勸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未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乘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

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賚假須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
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
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
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軒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誠
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
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
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
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
乎又云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
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

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
或勸興立邸店文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
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
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
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僮獲懸車致事
實欲歌哭於斯慧口十住等旣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
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
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輟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
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
連闈洞房死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

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芟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

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舛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髮髮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

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救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湏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

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腹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此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弟二子排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容喻其辭曰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性喪之間至馬舉家傷悼心情若墮二宮竝降中使以相慰勸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歛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

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古見稱往哲西河
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
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
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
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
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
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
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
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惟始踰立歲孝悌之
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

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
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
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
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
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此子之助焉自出
閩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
往加以闔閭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
庸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
及七旬猶慙懃於詞賦况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
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旣貽格言

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脩職事焉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造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謚曰簡肅公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為別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

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為婦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惟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官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

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癸丑五月二日夜一尺

林學名

梁書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

梁書二十六

范岫

傅昭弟映

蕭琛

陸杲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兗州別駕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吳興沈約俱爲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興宗爲安西將軍引爲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刪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累遷太子家令文惠

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還遷尚書左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為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

出為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為度支尚書大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六年領太子左衛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為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為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賻錢五萬布百匹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母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中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

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為雍州刺史袁顛客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

攬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粲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持臣隸爭求權寵惟昭及南陽宗史保身守正無所參入竟不懼其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羸羸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聞

之賜滌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史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尋陰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城平引為驃騎錄事參軍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郎頃之兼御史中丞黃門著作中正竝如故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六年徙為左民尚書未拜出為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為振遠將軍中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為左民尚書十一年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

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眾相與騰虜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為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十二年入為秘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七年出為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粟實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

本州大中正尋領祕書監五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中正如故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長子晉尚書郎臨安令次子肱

昭字微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竝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滇昭仕乃官永元元年參鎮軍江夏王軍事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

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
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
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
狎近群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悔改今
荆雍憊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
人之意可知既明且誓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
慮無祇悔也尋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參軍
建安王中權錄事參軍領軍長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
歸于兄復為臨川王錄事參軍南臺治書安成王錄事
太子翊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光祿卿太中大夫大同

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
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與吾宗琛少而朗
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
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
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
尹辟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明九
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
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譙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
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
長史出為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尚書
左丞東昏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
文閔子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
為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梁臺建為御史
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出為宣城太守徵為衛尉卿俄
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
出為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
僧南度惟資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
傳以為非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

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
行也以書饒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琛尋遷安西長
史南郡太守母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為信武將軍護軍
長史俄為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為信威將軍東陽太
守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其有靈驗
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
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
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
取不以為嫌普通元年徵為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
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

軍將軍轉祕書監後軍將軍遷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
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
遙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
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
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
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餒餘必陶然致醉大通二年
為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
為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
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
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

劉見

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諡曰平子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
叡揚州治中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
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
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
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
時刻坐免官久之以為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虜
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
梁臺建以為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

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中軍臨川王
諮議參軍尋遷黃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
史中丞杲性婞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眷在任贓污數
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有事託杲杲不答
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
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
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
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
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疆禦六年遷祕

書監頃之爲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八年出爲義興太守
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還爲司空臨川王長史領揚州
太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
如故十五年遷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入爲左民尚書遷
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爲仁威將軍臨川內史五年入爲
金紫光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
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論曰質子杲素信佛法
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天監初
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
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世子單少篤學

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祿卿

史臣曰范岫傳昭竝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倖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父五月子前二見

杜

梁書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梁書二十七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

萬曆三年刊

梁書卷二十七

一

吳廷 三卷

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公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僊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僊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滑，匪家袂之敢嗟，豈溝壑

之能衣，旣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頰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旣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存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闡求，千里懸

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
夏日靡餘有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
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
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莫豈能識其為士友所
重如此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
革高祖雅愛優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
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
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是為佳作昔虞丘
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
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為中書侍郎給事

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為
吏部郎參選事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
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又為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
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並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
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續早
慧十歲通經為童子奉車郎卒

到洽字茂洽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
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
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

眇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眇後為吏部洽去職眇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竝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沈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亦遲曰到洽何如沈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沈文章不減漸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詔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燕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為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為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遷貞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

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
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
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
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
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
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
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
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諱令曰
明止亮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
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
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
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
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
之後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
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
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
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
人文筆弘雅亦是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
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
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南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
子博士徵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
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
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為撫軍
行參軍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為相府
田曹參軍梁臺建為尚書駕部郎遷洎書侍御史右軍
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
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
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為
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
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
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
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
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
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
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
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
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
置宅歸仁里庾彞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

招三逕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
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
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
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
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
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
子爲舉哀賜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顯監護喪事
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充信至明常侍遂至
頌逝聞之傷悼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
惟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

非顯外迹得之宵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
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
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
性頗踈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古禮儀
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大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
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
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與女與爲
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爲鎮北長史河南

太守與誅勳并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
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
任昉，竝稱賞之。高祖與勳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公
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
主簿、祕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
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為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
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
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宮置學士。復
以鈞為之。公事免，復為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
軍。博士如故。出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

閣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
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
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位，郡境無復瘡。
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曰：「知
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
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
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
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
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疴劣，假推年歲
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

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
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
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
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
尉侍東宮尋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
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
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
中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爲人
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
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讎喪過
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
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
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
行啟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
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
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
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
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
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

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
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
誠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
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為中散大夫
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為鄱陽
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
五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
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
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
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脩城隍為備禦及
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眾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
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
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
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
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詰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
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
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
郡中大治民李暉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
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為吏
部郎遷祕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

中正如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
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
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
殺偽太守蘇卓于推襄行郡事時湘南太守文成侯蕭
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
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等戰於松江黯敗走
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
七十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
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
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

陳史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
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
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列傳第二十一

梁書二十七

癸丑五月三日朝一元

林字士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之橫

夏侯亶

弟夔
魚弘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
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
十歲能屬文善在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為
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遙昌為立碑使邃為文甚見
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
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遙光敗邃還

萬曆三年刊

梁書二十八

寸魁

三百十

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
遂遂隨衆北徙魏王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屬中書
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
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効以
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
郡遂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
爲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
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遂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遂
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
城斬城主審承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

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遂與鄉人共入魏武廟
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生篆之密啓高祖云裴邃多大
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遂志欲立功邊
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或顏延有二始
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
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遂拒馬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
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
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
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
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

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遂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遂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二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

郭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自爲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无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遂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遂

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遠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為南充除長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閣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為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

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遠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遠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救之高應接仍除假節驍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為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以為譙州刺史又還為左軍將軍出為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貞外

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舡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謚曰恭子畿累官太子右衛率領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遷征討以軍功封都

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京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

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
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
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
高同歸无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內史
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逃遷持節平北將軍東
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
平郢魯江晉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
奔僧辯令之橫與杜顛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
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
陵王於破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破以成其初志

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
諱承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
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
兵盡矢窮遂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公謚曰
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
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荊州亶留京師
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惠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
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
下都迎亶亶乃齋宣德皇后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

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
賈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
爲宣城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
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又憂解職居喪盡禮廬
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
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
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
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
出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爲通直
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

爲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
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
大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
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
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
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賈
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
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臾成
復進七年夏浦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
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賈帥湛僧智魚弘張澄

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也疏乃曰卿儉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夔字季龍，豆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置爲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隍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

遂與魏絕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高祖敕郢州
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
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
節進號仁威將軍封得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
二年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州刺
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
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
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
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
軍人於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
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
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
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
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
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
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
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譙嗣官至太
僕卿譙弟譙少儷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
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

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譖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譖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罄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懼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

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勳之子初爲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璽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

累為藩佐並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眾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眾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眾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

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眾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為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稱為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

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
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最著兼懋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
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
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
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梁書二十八

梁書二十八

梁書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梁書二十九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
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
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
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
王邑二千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
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
績時年七歲王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

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
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
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
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
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列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
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
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
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
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
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
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
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文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
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
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
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
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
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
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
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
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為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
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
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
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
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
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
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
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
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
涕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通
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為之停者
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為之流涕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况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賜以為念也

家國凶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眾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為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

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
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
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為使持節都
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
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為使持節都督雍梁秦
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
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
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五年為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為使持節都督
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
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
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
文尤工天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為
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
十八年徵為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為
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
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
史中大通元年為丹陽尹四年為侍中宣惠將軍揚州

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
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
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為庶人頃之復封爵
大同元年為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
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為安前將
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
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
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
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
得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
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
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
與賊遇不如迂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
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
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
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
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
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
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

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為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
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
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
德孝治天下凡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
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
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
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
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英局方此非冤聞問
號但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
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
多替兵糧閉壘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
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
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
傳流噂咻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馳割巨痛
深入非禽虫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
昆季在外三人如不正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
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寃未逞正
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
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

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
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
今訪古不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
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
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
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
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又挾觀寧懷安二
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
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
景卒承虛藉豐浮江不突豆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
爲寒心其事已切第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
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灘西秦
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
吞第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
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
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
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
冠裂背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王唱耳今人皆
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
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允合非弟而誰豈得自

違物望致招羣讎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
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
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
九江安北兄遂沂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
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
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
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
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瞻軍旅庶叶力一舉指
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

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
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
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
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
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
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
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

為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王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眾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眾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不為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坐字長由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

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

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
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
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
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
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賚
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
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
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
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
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旣出
見景景愛其膂力相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鳥
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
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
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選啓家
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
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
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
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列傳第二十三

梁書二十九

萬曆三年刊

梁書卷二十九

二十六

御泰二百八十五

皇皇五月三日成刻一見

卷之三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三十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廉八世孫兄
黎弟楷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
夫祖駟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
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
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

萬曆二年刊

梁書卷二十四

宋桂三百四十七

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
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大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
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
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于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
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
三官通署獄牒于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
于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于野笑而答
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
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
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于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
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
士之風君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疏水不進栖遲
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艱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
州間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死固經籍遊息文藝
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
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弊後進庶
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
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
厚薄一介可求不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

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
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
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
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愴款鑒其
愚實干犯之讐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尋
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
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
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
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
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

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
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
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
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
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
知所出于野曰漢類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
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
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
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

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
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
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
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
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
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
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
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
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
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

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
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
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
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
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
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
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
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
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
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

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
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
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
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
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
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
未就而卒子譽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
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
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

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
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
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
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
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
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
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
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
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

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
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
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
服膺道素雅量遠達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
不自管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
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
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
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
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
慙兩士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步兵校尉守鴻臚卿負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
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負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
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
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
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
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謂人曰我願鮮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
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
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

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嫁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言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頌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負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為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郟令以母憂去職王為丹陽尹起摛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撫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有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
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
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
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是為之所遂承間
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
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
卿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至郡
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
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
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眾
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
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
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賁明贄見婦於舅姑
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
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
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
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
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庾景攻陷臺
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眾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
有存者摛獨凝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

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擄太宗嗣位
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擄不獲朝謁
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
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
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
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眾攻泉泉據柵堅守譽
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眾遂圍其城
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為
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

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
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
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
為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
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
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
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
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
得至既而傳告者眾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
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

辨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黃鵠磯
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于世祖覺而
告之後未旬果見凶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土
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
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
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
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
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漸夏祖述
田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二十

梁書傳二十四
癸丑五月三夜亥刻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三十一

袁昂字子昂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
父顓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
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
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京師
藏於武庫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
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
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
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

萬曆三年刊

梁書傳二十四

一

張龍四百六

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
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
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
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出為安南鄱陽王長史尋
陽公相還為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
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碁
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
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
孤子夙以不夭幼傾乾廕貧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
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

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
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
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
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
昔馬梭與弟毅同居毅亡梭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
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
後從服碁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
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
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
至必欲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台臨紙號哽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
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
時號為正直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
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
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建武
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
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
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
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佯意獨夫狂
勃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

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
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
合遐邇畢集人神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
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
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
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
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為犄角沈法瑀孫胗朱端已先
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
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
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亦所謂孝忠孝俱盡

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食。

微施尚復投殞。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壁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萑枯未擬。掘衣聚足。顛狼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望山始會。致防風之誅。豐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

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
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
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
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
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
儋之變每懼殷道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消抱器
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
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新蔡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
還編黔庶灌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
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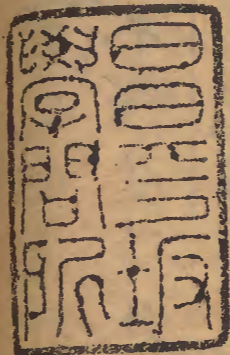
死所未知何地而社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
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
事六年徵為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為左民尚書兼右
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
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為五兵尚書復
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
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節往勞
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為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
為中書監州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為尚書令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

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專養解祭酒進號中撫
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
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為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
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鼎奄至薨逝
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燹理嘉猷載緝
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
日舉哀初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
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
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
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闢於前覺無識於
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乃自念
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
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與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
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竟
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
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懷勿祗奉諸
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頌之

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
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夫祐等三百人詣闕
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
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
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悅攻之
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
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
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于悅于悅既
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
寒之心表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
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為
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癸丑五月三日辛夜半一見

林学士

